

周作人

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著

苦雨齋小書之五



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

岳麓书社印行

责任编辑：钟叔河

鄢 琨

封面设计：胡 颖

过去的生命

周 作 人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5,000 印张：2.375 印数：1——14,000

ISBN7—80520—051—3/I·31

书号：10285·99 定价：0.63元

《过去的生命》目录

DD92/31

序.....	(1)
两个扫雪的人.....	(3)
小河.....	(5)
背枪的人.....	(9)
画家.....	(11)
爱与憎.....	(13)
荆棘.....	(15)
所见.....	(17)
儿歌.....	(19)
慈姑的盆.....	(21)
秋风.....	(23)
梦想者的悲哀.....	(25)
过去的生命.....	(27)
中国人的悲哀.....	(29)
歧路.....	(31)
苍蝇.....	(33)
小孩.....	(35)
小孩.....	

最目《命主附去世》	(37)
-----------	------

二	(38)
---	------

山居杂诗

一	(39)
---	------

二	(40)
---	------

三	(41)
---	------

(四)	(42)
-----	------

五	(43)
---	------

(六)	(44)
-----	------

(七)	(45)
-----	------

对于小孩的祈祷	(47)
---------	------

小孩	(48)
----	------

(一)	(49)
-----	------

(二)	(50)
-----	------

她们	(51)
----	------

高楼	(53)
----	------

饮酒	(55)
----	------

花	(57)
---	------

昼梦	(59)
----	------

寻路的人	(61)
------	------

西山小品	(62)
------	------

一、一个乡民的死	(63)
----------	------

二、卖汽水的人	(66)
---------	------

校订记	(71)
-----	------

序

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过去的生命》做了全书的名字。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会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苦雨斋小书》的里边，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献丑狂（Exhibitionism）呢，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多少怕有一点儿罢？

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Frank Kupka）的画，题曰《生命》。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 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两个扫雪的人

阴沉沉的天气，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
全没有车马踪迹，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

小河

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住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般，稳稳的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朋友平时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是向下钻，早没有功夫对我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倒在沙滩上，
伴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蛤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一月二十四日

背枪的人

早起出门，走过西珠市，
行人稀少，店铺多还关闭，
只有一个背枪的人，
站在大马路里。
我本愿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
怕见恶狠狠的兵器。
但他长站在守望面前，
指点道路，维持秩序，
只做大家公共的事，
那背枪的人，
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

三月七日

画家

可惜我并非画家，
不能将一枝毛笔，
写出许多情景。——

两个赤脚的小儿，
立在溪边滩上，
打架完了，
还同筑烂泥的小堰。

车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见许多圆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
赶忙着分种碧绿的稻秧。〔原注〕

小胡同口
放着一副菜担，——
满担是青的红的萝卜，
白的菜，紫的茄子，
卖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卖。

初寒的早晨，

〔原注〕 以上两节系夏间在日本日向道中所见。

路旁边，靠着沟口，
一个黄衣服蓬头的人，
坐着睡觉，——
屈了身子，几乎叠作两折。
看他背后的曲线，
历历的显出生活的困倦。

这种种平凡的真实印象，
永久鲜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并非画家，
不能用这枝毛笔，
将他明白写出。

九月二十一日